

●舟 行 / 诗 篇

七律·春

适逢全国两会胜利闭幕之时,春雨夜降焦作,次晨欣见柳枝嫩芽——春来也,大地已呈勃勃生机,故有感,愿与诸友共享。

昨夜细雨洗山阳,今晨柳梢现鹅黄。
寰宇清新透生机,万物复苏好春光。
远眺山巅松柏秀,近瞻原野绿林壮。
一年一度春风暖,两会定策和谐彰。

舟行 2012 年 3 月 16 日写于焦作

●杨柏榕 / 逝水流年

情系书店谈变迁

书店,是我从上小学起就常去的场所,从那时到现在也有几十年历史了。这期间不仅书店发生很大变化,就是我逛书店时的心情和感受也今非昔比,颇有沧桑之感。

我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逛书店。最初去的书店,是家乡焦作的新华书店。那是个人口不多的省辖小市,除了三家新华书店外,没有其他书店了。书店的店面不大,现在想来它们营业大厅都不过二百来平方米。每个书店都是贴墙放着一个书架,书架前隔出一米,摆着半人高的玻璃书橱。顾客想看哪本书,要请售货员从书架或橱柜中取出。书店的空间墙上,挂着有销售标号的宣传画、家庭装饰画。书店除了这些,不卖其他。我看中那本书,交了钱,售货员在书后定价处盖个戳就行了。1980 年起我到北京上学、工作以及到外地出差,也经常光顾大大小小的书店。北京王府井书店在上世纪 80 年代是全国最大的书店,营业面积有三层楼,书的品种最多,开架售书,挑书方便,离我的单位又近,所以经常去。那时各地书店规模都不大,图书有点供不应求。在那个被称为科学春天的时代,书店传播知识的功能被普遍颂赞,社会生存地位稳中有升,前景乐观。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全国出版社数量不断增加,各种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有一段时期,京城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书店、书摊。这种好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开始改变。先是书摊小店大量消失,随后一些中型书店也改换门厅,最后连一些名气很大的大书店如“风入松”、“第三极书局”等也倒闭了。我逛书店的几十年,见证了书店由兴而盛、又由盛而衰的过程。眼下,几乎所有的书店都是开架售书,有的书店不只出售纸质印刷品、音像电子出版物,还卖一些与书籍无关的商品。为了生存竞争,大书店已改得和大商场一样了。图书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还有滚动电梯、液晶大屏幕及各种灯箱广告,那热闹劲一点不比商场差。但是社会传媒已进入了互联网的时代,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过去只有通过图书报刊才能转载的知识信息。图书作为一种纸质媒体,由于在制作、流通、储存上的局限性,它原来占据的地域被新兴媒体大量挤占。纸质书业萧条,加之优惠便捷的网上书店异军突起,一些实体书店接连败阵,过去的盛景成了历史无法翻回的旧页。

在我逛书店的最初十多年,书店给我的是一种温馨恬静愉快的感觉。那时中国书店相对封闭,人们的心态总体平和舒缓恬淡。售货员没有销售任务,书店不急切地向你推销书,读者看书买书,也没有急躁的功利愿望。图书品种很少,内容多为马列经典和政治及文艺宣传读物。书的装帧则同当时人们的穿戴一样简朴,外封很少用铜版纸彩印,内文几乎都是白底黑字,纸张和印装远不如现在的好。但写书者庄重认真,编校者也不敢马虎,差错率极低,所有图书的前言后记及介绍性文字也简单实在,自己喜欢与不喜欢,很快就能辨出。求新书,想获得自己需要和盼望的书,常常不能满足。这固然让人无奈和失望,但是盼望和等待的心情也同时存在。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为了不错过自己喜欢的新书,我利用上街买菜的机会,总爱顺便进一趟书店。那时适合少年阅读的书太少,整个上世纪 70 年代我买的书也超不过百余种。科普类有《十万个为什么》、《怎样养兔》,文艺类有《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浩然写的《新芽》、《五月槐花香》等。小画书,就是连环画,买得最多。那时逛书店,往往是一连几次,没有发现一个新面孔。但是,我没有因此而放弃到书店去的爱好。因为在精神物资生活都贫乏的时代,图书不仅是稀缺的物质商品,更是难得的精神食品。一本好书,像一眼汩汩不息的山泉,可以长久地滋润人们干渴的心田,让个人的精神世界获得一处憩息的港湾。物以稀为贵,一本书买来后要包书皮,反复地读看,不仅用心品味其中的词义、句式、段落,还把书中的边边角角都扫描到,生怕漏了什么,就是插图也能清晰地印在脑海。在阅读中,有时还会合上书,情不自禁让思绪展开丰富奇妙的联想。总之,那时读一本书,书中的内容被了解熟悉,书之外有关的东西也会延伸梳理一番。我读过的书,有时在伙伴中也会传来传去,其价值真是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早期的阅读,使我深感充实和快乐。爱屋及乌,爱书及店。当年简朴的书店,是我心中一处美好快乐的殿堂,至今记忆犹新。

时过境迁,我这种心境和印象并没有保持下去。时光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社会一步步变得浮躁奢华失范缺信。以肤浅取代深刻,用感觉取代理性,把智慧创造换为抄袭加工,庸俗低俗恶俗成了众多图书的卖点买点。以前衡量图书能否出版的思想性、学术性、艺术性三个头等标准,成了有名无实的广告用语。大书店里的图书,如果在上一星期内卖不出若干本,往往要下架换上新书,更新速度比商场的货物还快。过去,学者、作家花多少年才写出一本或几本书,现在恨不得一个月就写几本书,越来越像商人。“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样的作者成了凤毛麟角。与此同时,那些在传统社会里终生都不能与出版结缘的各色人物,也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开始著书立说。这些人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开进曾经是少数知识精英才有立足之地的出版王国。曾经漫长艰辛、精细创新的写作过程,变为短促简易、粗制乱拼的“做书”工业流水线。封面,或者是美人在搔首弄姿,或者就像博尔赫斯所说的“印着不能说明其内容的书名和符号”。一本新书,选题雷同,思想平庸,格调不高,明伤暗损,缺心少肺。尽管如此,它们仍像割韭菜那样,一批一批地被送到了书店,摆满书架。社会仅能提供的少量优质图书,读者少,出版难。即使侥幸出版发行一些,想在茫茫的书海中找到它们,犹如大海捞针。出书品种逐年而增,但是精品图书却越来越少。弥漫着书香的书店,原本是让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与寻求求真的读者相会的高雅场所,现在成了三教九流作文册的摆列摊,美女云集的时装展示台,痴人说梦、海淫海盗、疯癫变态什么样货色的东西都堂而皇之地以图书的面目出现在那里。这时我进入书店,面对众多劣质图书,厌恶和失望油然而生,平静的心境变得烦躁不安,不仅没有购书的快感,而且稍不注意,就会“走眼”。我到书店次数越来越少,为防止上当受骗,还立下了苛刻的购书标准。如对自己感兴趣的作者,买其选本,不买全集;买那些写作慢、作品少的名家之作,不买那些高产作家之作;买小书,不买大书;买多次再版之书,不买新书;买畅销书,不买畅销书……如此这般,逛书店成了非常忧心伤神的事。身在店中,心在店外,走出书店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忍不住要问自己:昔日感到那么愉悦高雅的乐园,今朝怎能变为难以容忍的精神文化垃圾场了!这将如何是好?

最近,我看了肖复兴的文章《三月春书》,深受启发。看来我们很有必要搞一个现代弃书活动,把店里店外的伪劣粗糙的披着文化外衣的残品、垃圾,都送到废品收购站,就像肖复兴在家里果敢地弃书一样。这不是为了限制思想和出版自由,而是为了文化的提升和社会风尚的净化。那样,我再逛书店可能会感觉比早年还好。

●杨法重 / 清明时节

又见母亲

时光无言,转眼之间,母亲离开我们就快 12 年了,每次听到《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都会让我流出眼泪。淡红色的台灯下,我无数次铺开思念,母亲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坐在藤椅上,用地她那怜爱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我。我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一张小桌,一盏油灯,我伏在小桌上写作业,母亲却在灯下给我做鞋,鞋面,是用她织的粗布,鞋底,是用她纺的线绳。为了使我能踩碎荆棘,踏平坎坷,母亲的纺车,每每摇碎三更……

记得一个雪天的夜晚,母亲在给我洗那冻得红肿的脚,您的心有些发疼、手有些发抖。“孩子,妈妈明天一定让你穿上棉鞋……”室外,雪花时而像悠扬的银棉,一朵朵、一絮絮,漫天飞舞;时而像揉碎的茉莉,一星星、一片片,纷纷扬扬。室内,灯火在跳跃着,时而像与黑暗在搏斗,时而是我在大地上旅行的灯塔。沙沙沙的上鞋声,仿佛是我在寒冷中挣扎。

母亲,也许是我愚蠢的行动,常常给您带来很多不应该承受的辛劳。自从我穿上您给我做

的布鞋,我便开始在大地上旅行。我会走路了,却给您增添了忙碌,夜深了,您还守着那盏小油灯,为了我一双爱动的脚,常常熬红您那双不明亮的气眼眼(医学上叫青光眼)……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布鞋也越做越大。记得在一个冬夜,母亲把我叫到油灯下,您俯身去量我的脚样,微微的红光照亮了您的白发,白发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一阵酸楚。

我看着母亲的白发,知道母亲熬了多少心血,母亲看着我的脚样,知道我走了多少路程。

母亲,也许等不到沧桑变老,我就会把点点滴滴的过往藏于记忆,想着那些过去的岁月,让思念涌动;也许等不到岁月成河,我就会把丝丝

●琳 子 / 诗 篇

清明家庭祭文：祖父孔宪柄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从来没有一个父亲像你那样很快成为一个柔软、慈爱的父亲
你成为父亲之后你把别人家缺吃少穿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你积攒家产之后把最好最大的家产分给乡邻
那些勤劳的匠人那些年我们家的铁犁片被山西河北很多农民用来翻耕土地你是理家的好手
那些年我们家又粗又长的“柄记”粮袋装满很多村民家的五谷杂粮
你是一介年轻的父亲
你面色红润,脚步轻快,把教书的先生当成最尊贵的客人,每天给他安排饭食
让他教授全村的孩子,学古文,学算术
你省吃俭用,节省每一个铜板兴办义学
你带着你的孩子,家人,省吃俭用

你必须说起你的童年
因为你早年丧父,不得不用幼嫩的肩膀扛起养家活命的重担
没有谁来保护你,因为你没有父兄
没有人给你种子、农具和土地,因为那是战乱四起的年代
是饥饿、灾荒、瘟疫肆虐的年代
是朝不保夕的年代
是生不如死的年代
你忍辱负重在本家长辈坚硬的目光下察言观色以寻求庇护。你勤劳,善良
用流血流汗的大手积攒蝇头小利
你早起耕种,曾经和一只饿狼遭遇
你因为是一个苦孩子才曾经多次把碗中的口粮分给又冷又饿的乡邻

一百年是多么漫长
一百年又是多么短暂
一百年有多少往事需要攥紧在手心
长大的子孙
一百年有多少香火在你镜框前扑落。那是通往我们家族之根的通道
我们跪拜,凝望哭泣
我们给你端上热腾腾的贡品
等待你的灵魂降临。祖父
我们想你,念你,留恋你
珍藏你,在你诞辰一百年的喜庆之日
我们四面八方回到你的院落
我们在你的坟前鞠躬
并流出眼泪

那些横行霸道的螃蟹,城市里的孩子们则非常喜欢。于是,我们几个班干部就商定,星期天写完作业干完家长交给的家务活儿后,捉螃蟹去。一天下来,能捉到上百只螃蟹。等到下一个星期天,我们推选两人,步行三四个小时到焦作市区去卖,尽管一只螃蟹几分钱,但是一天也能收入 1 元多。如此这般,两个月过去,我们居然拥有了 8 元多钱,于是,我们几个班干部都买了一块儿步行到市里,共同现场商定买了一个学生用的篮球。第二天是星期一,当我把一只崭新的篮球拿到班里,十分自豪地宣布从此我们班里有了自己的篮球时,班里立刻沸腾起来。那场景至今还十分鲜亮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篮球有了,就该寻找篮球场了。

我们的学校是很久以前的土地庙,教室也是以前的老房子。离教室门前 20 多米远是另一座教室的山墙,我们在那山墙上固定一个铁箍,再用粉笔在铁箍周围画上方框,一个完整的“篮球场”就问世了。有同学找来白灰渣,在空地上撒出四条白线,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篮球场”。每天课间做完集体广播操和放学以后,我们班的同学就分成两队尽情地在自己的球场上打自己的篮球。后来,文化革命来了,老师们不再正常上班讲课,学校后面那个原本属于老师们的业余时间活动的操场,也很少看到老师们的身影了。而我们这些对时事政治一窍不通的 10 多岁的孩子,则可以在那儿自由自在地打篮球,没有一位老师来干涉。老天长时间没有下雨,整个球场全是灰尘,特别是篮球架下那一片,黄土至少有 1 寸厚,我们光着脚只穿着一件大裤衩在灰尘里跑来跑去,汗水不停地流下来,洒落在尘土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横七竖八的黄泥道道。天完全黑下来后,我们高高兴兴在旁边的水沟里边余兴未消谈论着刚才的比赛,边痛快淋漓地洗去满身战尘。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无忧无虑酣畅无比的。有时高兴了,就抱着个篮球,七八个人步行几里甚至十几里,去和另一个村子里的孩子们打比赛。那时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在生产大队的灯光球场上打一场球;最羡慕的是看到来自焦作市区某个工厂篮球队的队员们穿的白色的回力鞋。

斗转星移,时间在我的快乐、遗憾和羡慕中一天天过去。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恢复高考制度后,我走进了郑州大学的校门。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们,身怀绝技各有千秋,因为先天身高不足的缘故,加之从未受过任何正规的训练,班级之间的篮球赛偶尔我还能上场跑一会儿,而我们政治系的篮球比赛就只能当裁判吹哨子了。尽管如此,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对篮球的感情。

若干年后的今天,当年在篮球场上驰骋纵横叱咤风云的同学们,很多都担任了地厅级工作,更有佼佼者担负了省部级工作。同学们聚会时,谈起当年篮球场上的情景,往往还会为某场比赛时是对方中锋先走步违例还是己方后卫防守犯规而争论一番,真的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啊!其结果,当然是哈哈大笑起来。

篮球,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多少乐趣啊!



缕缕的情思埋在心底。想着那些母亲的辛劳,让母亲永驻心间。

夜深了,房间内传来母亲那苍老而亲切的声音:“重,睡吧,明天还要上班呢。”

我黯然泪下,我被一种巨大的母爱包围着,这种爱将永远陪伴我到老……

母亲,您在天堂还好吗?

●张丙德 / 清明时节

怀念母亲

母亲离开我有十多个年头了。从记事起,母亲便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里。

母亲中等个子,面容清秀,眼睛满是善和的光,老是忙忙碌碌的下地、缝衣服、做饭,似乎总有干不完的活。那时父亲在外做事,家里生活艰难,母亲的双手便是全家的依靠,为了全家能够吃早点,穿暖点,母亲风里来雨里去,汗水不知多少次湿透过她的衣衫,冰霜也不知多少次冻伤过她的手脚。记得有一年深秋的一天,天要命的冷,我缩在被里,醒来母亲已不在,这时天还黑着,我知道母亲起了绝早。母亲回来时浑身已不成了样子,头发上结满细碎的冰碴,红肿麻木的手和胳膊紧紧箍着装大半满红薯的箩筐,这是全家半个月的食粮,母亲说人多起迟了就创不了这样多了。对于这些不易,她总是淡然一笑,从不言语,可我知道她不愿说心里的苦于我们。

尽管又累又苦,母亲没有叫我们委屈。农村那时候一天上三趟学,天天早上天不亮,母亲就起床做饭,我没有因吃晚过饭迟去一次学,临走要把我收拾干净,我大多时候是第一个到学的,这样也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母亲手巧,我们衣服不小心挂破的口子,经她补缝后,是看不出有破的。现在想起来,母亲不知为我们付出了多少。

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可心是高的。那时候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考上学是唯一的出路。我在兄妹中学业算是好的,特别是我上高中时,每

次考好了,母亲便高兴得不得了,嘴里说不出什么,可给人的是眼里满都是欢喜,而最好的,那就是定要在上午的面叶饭里加上炒鸡蛋,也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内心的喜悦。我是 1979 年考上大学的,母亲看到通知书时,手颤抖着抚摸著,先是木然地笑,之后泪水夺眶而出,仿佛以前受过的所有苦累都值得了。当天晚上,杀只鸡,全家过年似的,那也是记忆中母亲吃饭最香甜的一次。由于家里很穷,我没有一件像样衣服,本想能有一身洋布衣服就足了,可母亲说上大学了一定要有更像样的,母亲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还是凑不够,知道母亲的思想后,邻居们都跑来给我兑钱,最后竟给我做了一身当时很奢侈的卡。这身衣服我至今还珍藏着。

母亲做人本分,从不与人有争,为人宽厚。记得有一次我和弟弟放学到麦地挖菜,把队里的两棵小苹果树挖走栽到了家的后院内,母亲发现后,问了缘由,说他人的东西是不可以这样拿的,我和弟弟想不通,可最后还是拗不过母亲,很不情愿地把树又栽了回去。我们家人口多,兄妹五人,随着年龄增长,哥哥渐成家,婆媳是不大好处的,有时候嫂嫂们闹意见不顺心,天天板着脸给母亲看,有时候一连好多天不说一句话,可母亲还是一样做事,一样对她们好,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似的,心里默默忍着。过些时日,嫂嫂们好像知道做错了什么,借故主动找到母亲上搭话,母亲也不再埋怨。

我的孩子出生后,很少出远门



的母亲坐上车来给我看孩子,那天大雾,坐过了站,情急下突发脑血管栓,从此本硬朗的身子弱了下来。开始行动不便,大多时间是在床上,每次回家,我顾不得和别人招呼,直奔到里间,手拉着手坐在床边和母亲说话。我离老家比较远,有时候把工作妥善安排,再加上公假日,在家能多待几天,在家的日子,就在母亲床边铺上一张小床,随时照应。

以后母亲病情不断加重,目光也渐显呆滞,似是已不大记得要吃饭似的,每到吃饭时分我便用勺子或筷子喂她。记的那天天太热,照看母亲到深夜才辗转入睡,汗水把衣服全浸透了。梦中似有凉风吹着,蒙眬睁开眼,是母亲扇着,这时我真正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可我没有敢忍胡,而是默默地承受这份母爱,脸对著墙,生怕母亲听到我无声抽噎,泪水流了好长。现在每想起来那时的情景,我还阵阵地心痛酸楚。我

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想支撑着母亲竟有这样的举动呢?唯一的答案只有挚真的母爱,那时我才知晓母爱已经是母亲的生命了。母爱,它竟是这样地执著、无私而又顽强。

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默默伫立在母亲的坟前。我知道母亲已永远地离去了,现在于我,唯余绵绵无候的情景,我还阵阵地心痛酸楚。我